

量化收生標準誘使低劣操練

大學收生改革重點在於希望強調學科成績以外的表現，這些領導才能、創意等均難以簡單測量用分數表示，亦不可以用一算式合併為一綜合指標。用SAT及托福考試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帶來另一種形式的低劣操練。

據報道，教統會正積極探討用托福(TOEFL)及學術評量測驗(SAT)作為大學收生條件。首先我將指出這改革只會帶來另一種可能更差的操練，接 我會討論大學收生改革的一些方向。

SAT托福只適合美國

托福主要供非英語為母語的學生評訂其英語能力，在香港及整個中國，學生投考美國大學學士課程及研究院，差不多必須投考托福，簡單來說是美國本土以外學生的英語考試。

SAT則為美國大學招收本土（或海外）學生的考試，內容包括語文（英語）及數學，數學部分頗多香港能力較高的學生都認為甚容易。SAT原名學術性向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一九九四年改為學術評量測驗(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是一九三三年就任哈佛大學校長哥能(Conant)，利用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伯咸(Brigham)的性向測驗編製而成。SAT希望測量一些不一定曾經在課堂教授的能力，可視作介乎一般智力(IQ)測驗與學科（校內或會考類型）考試的測驗。

當時SAT主要用於選拔來自非著名中學，但具潛能的學生，以供獎學金入讀大學。二次大戰結束後，由現今世界最大考試機構教育測量服務中心(ETS)所主持，每年美國二百多萬高中學生應考。因美國各州對學校所教的課程有極大自主權，在升讀大學時，學生在各州間流動亦頗大，故也難以設計一共同的學科（如：物理，化學）試，供不同州的學生在同一份試卷上作比較。在這種背境下，美國大學收生是參考SAT及校內成績、校長及教師的推薦，與及面試等。

大量低劣操練無助學習

由於托福及SAT考試影響重大，不難理解培訓中心（如美國Kaplan）林立，透過正當及非正常渠道蒐集試題（如：請職業考生背誦並偷運試題），並對參與培訓學生作大量操練。在多項選擇題，補習社教授一些推理技巧。ETS為世界最頂尖的考試研究機構，他的語文聆聽考試，尚可用關掉耳機（即不用聆聽），用推理（看五項選擇的相似及差異等）猜出答案（據說高於50%），我不認為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編製一套更佳、不受這些無意義操練所影響的工具。美國頗多教授投訴一些托福考試成績甚好的中國學生，其實聽寫能力均甚差，這是內地所說「高分低能」，高分數但不能反映真正甚低的能力。

其實香港小六的學能試從內容性質來看與SAT甚接近，但經多年實施後，頗多學校教師為求學生考得優異成績，將原有課程不顧，改為大量對學習裨益不大（但能提高考試表現）的操練。

最近一則報章訪問，一個香港小學生在數學比賽中，於極短時間內完成一題數學家也難以解決的難題。別過早開心，以為香港小學生數學十分了得，他坦然承認這只是眾多他的教練所提供操練題目之一罷了。如果香港各家長及教育界對升中學能試所引致的無聊低劣操練尚且不滿意，那麼公眾對引入托福及SAT，也不要存在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頗多香港小學教師及校長已不斷表示，如果操練是無可避免的話，他們寧願操練一些學科能力（與校內中、英較考試接近的試題），而非一些較接近智力(IQ)測驗的推理考試。

精細分數往往誤導選拔

在大學收生改革中，我們應留意數項原則。首先，在不同學科常被引用且十分重要的原則是：「粗略地正確比精確地錯誤更佳(roughly correct is better than precisely wrong)。」我們常被一些可以十分細微精確測量的事項所蒙騙，誇張來說例如：為求量度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程度，我們可能計算學生參與這些學會的數目，每次活動時間的長短，甚至以秒作單位，所以甲學生是396.3秒，乙學生是385.2秒，相對一些看來頗為主觀粗略的評價（例如：請負責老師用1至5分評

價學生的參與程度），這些看似十分精確的數字，並不更為正確有用。

改革收生步驟亦同樣重要

現行大學收生主要依靠高級程度會考成績，但其實一些細微的分數或等級差異對挑選學生幫助不大，為令學生更重視一些難以精確測量的能力及活動（如：創造力，領導才能），公眾應開放，要求及容許大學用一些相對較主觀、較粗略、透明度及可比性略低的項目，去收取一頗大數量的大學新生；否則若堅持要精確的分數，只能原地踏步，全靠公開試的分數比較。當然大學收生，可部分用新方法，部分仍沿用公開試成績。

在大學收生方法的改革中，頗多公眾討論集中於考試內容科目等，其實大學收生可粗略分為兩部分：考試及選拔過程。用托福及SAT是希望透過改變考試內容去改革，近期考試局建議加入校內部分評核，作為公開試成績的部分分數，也是相類似的建議。這部分可以做的變動甚為局限，因為公開試 重成本低、大面積同時舉行、運作簡單等。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透過選拔過程去改革，例如在中七學期初，未有高級會考成績前，已依校內試、過往公開試、學校推薦及課外活動等，去挑選新生。要在高級會考成績公佈前收生，主要是因為成績一旦公布，收生人員將不自覺、也不能自制地主要依靠公開試成績作收生標準。再者，成績公布與新學年開學時間緊迫，中間安排大量面試也近乎不可能。

能力不一定可轉為分數

一個相關的重要討論焦點是如何將學業成績與非學業（如課外活動）表現合併，成一綜合分數，以便將所有學生按優劣排成一選大學的先後次序名單；所以有建議將香港代表隊資格轉為25分，學校代表隊則為10分，學會會長為15分等（只是舉例），將這分加於公開試成績上。

這方法的好處是若能將所有能力（成績與課外活動）合併成一綜合分數，則大學可隨便請一文員依這分數收生便可，這方法透明度高，各人均知選拔標準，操作方便。

不過這方法有頗多弱點。首先，人的能力是多元的，包括學科能力、情緒智力、創造力、領導才能等，要準確測量這些能力用分數表示已甚難，再要設計一換算表合併各種能力（3分情緒智力換算為5分化學成績），更接近全不可能，世界其他地方未見有成功例子可供模仿。

校長教師推薦愈來愈重要

由此可見，若要強調非學科考試等的表現，面試及依靠校長及教師的推薦，用人腦去綜合各方面的表現，而非用一條數學算式去將多個學業、非學業分數合併，是一更為合理可行途徑。此外，雖然面試甚為多樣化，包括大學教授要求一自稱喜歡研究電子設計的高中生，立刻用數件電子零件拼合成一簡單成品，但因面試時間不可能太長，所能觀察的能力及性向十分局限，所以不難預料中學校長及教師綜合性評估及推薦的重要性應愈來愈大，推薦入學將成其中一重要渠道。不過大學將以專人發展一內部監察系統，以保證這些推薦是合理及並無偏私的，相對而言這些面試及推薦渠道在運作上成本較貴，主觀度較高，但若要認真考慮學生非學科能力，這些運作成本及代價看來難以避免。

大學收生改革重點在於希望強調學科成績以外的表現，這些領導才能、創意等均難以簡單測量用分數表示，亦不可以用一算式合併為一綜合指標。用SAT及托福考試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帶來另一種形式的低劣操練。公眾須接納大學用一些較為粗略（但可能更正確）的評核，作為選拔新生的重要方法，這樣才能令中學的教學活動有實質的改變。